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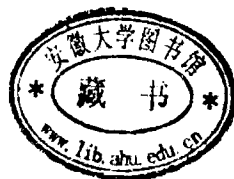
七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 14 冊

王筠之金文學研究

沈寶春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王筠之金文學研究 沈寶春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8〔民97〕

目 4+220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七編；第 14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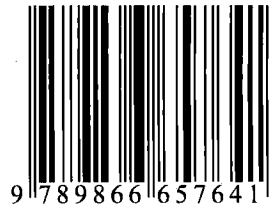
ISBN：978-986-6657-64-1 (精裝)

1. (清)王筠 2. 金文 3. 文字學

793.2

97012771

ISBN - 978-986-6657-64-1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七 編 第十四冊

ISBN：978-986-6657-64-1

王筠之金文學研究

作 者 沈寶春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總 編 輯 杜潔祥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止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電子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初 版 2008 年 9 月
定 價 七編 20 冊 (精裝) 新台幣 31,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王筠之金文學研究

沈寶春 著

作者簡介

沈寶春，雲林縣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現任國立成功大學教授。著有《商周金文錄遺考釋》、《王筠之金文學研究》、《桂馥的六書學》諸書以及期刊論文數十篇等。

提 要

清於乾、嘉之際，《說文》研究者掙脫孤立之樊籬，由傳統典籍之徵引曲通中跨出，旁取實物資料——金文以參稽鑄鑄，攻難證成。致使文字學之內涵，拓展延伸，包容廣大，而風氣丕變，影響深遠。《王筠之金文學研究》，乃欲透過清代說文四大家中，最具懷疑批判精神，勇於吐故納新、實事求是之王筠，藉其應用金文之別裁卓識，以具現此開新造之大權輿，並彰顯出清代小學蛻變興革之契機。

是由王筠個人著作之稿本、批校本、刊本中，橫蒐遍討，參照比觀，並廣稽時人之詩文雜著、日記載集、輔以史書方志、期刊論文……綜合歸納，比勘類別，由外緣契入內裡，自大境鋪襯小境，循序漸進，一一推闡，以勾勒其表裡精粗之彷彿者。

《王筠之金文學研究》凡分四章，首論其意義及範疇；次論其形成背景；再論其援據金文之來源、應用之方法、應用之目的與得失；而以結論攏收之。凡立一說，則羅列證據；別為發明，則細闡底蘊，冀能將其淵源流變與創通鑄裁，一一疏淪廓清也。餘則以先世、年表、出處表附焉，以資參照。

綜此研究所得，知說文四大家中，王筠實使《說文》、金文兩相交融合轍之鈐鍵人物，而涵濡前說，集一時之大成；審辨精嚴，不盲從輕信；方法周備，大開後人心目；況能推廣古文字學之童蒙基礎教育，於四大家中，洵能深懷厚至，故王筠為清代小學革命之具體表徵，亦不言可喻矣！



目次

第壹章 緒論	1
第一節 本題研究之意義	1
一、在說文學上之意義	1
二、在金文學上之意義	2
三、在古文字學上之意義	4
第二節 本題研究之範疇	5
一、王筠之著述	5
二、研究之範疇	12
第貳章 王筠金文學之形成背景	15
第一節 學術環境之背景	15
一、說文學之盛極思變	15
(一) 說文學之盛極	15
(二) 說文學之思變	17
(三) 思變之先聲——惠、段、桂、莊、嚴諸家	18
二、金文著錄傳拓之再興與助成	23
(一) 金文著錄傳拓之再興	23
(二) 金文著錄傳拓之助成	23
三、師友間之同氣砥礪	25
張古娛 葉志詵 何紹基	25
陳慶鏞 許瀚 祁寯藻	29
第二節 王筠家風之濡化與個人之態度	34
一、王筠家風之濡化	34
(一) 前言	34
(二) 家風之濡化	36
二、王筠個人之態度	42
(一) 前言	42

(二) 個人之態度	43
1. 善存懷疑	43
2. 持心平正	46
3. 實事求是	51
第參章 王筠之金文學研究	55
第一節 援據金文之來源	55
一、前言	55
二、援據金文之來源	60
(一) 總括來源而不確指者	60
(二) 確指來源采自某書者	65
1. 采自《考古圖》者	65
2. 采自《博古圖》者	66
3. 采自《金石錄》者	70
4. 采自《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者	70
5. 采自《金石索》者	71
6. 采自《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者	71
7. 采自《清愛堂家藏鐘鼎彝器款識法帖》者	76
8. 采自《平安堂金石文字》者	76
9. 采自《筠清館金文》者	77
(三) 確指來源采自某人某器及自藏者	80
1. 采自王引之者	80
2. 采自嚴可均者	81
3. 采自吳鼎臣者	82
4. 采自吳式芬者	82
5. 王筠自藏者	83
第二節 應用金文之方法	84
一、前言	84
二、王筠治學所持之方法	85
三、王筠應用金文之方法	89
(一) 歸納法	90
1. 從知見金文中歸納	90
2. 從諸書金文中歸納	91
3. 從一書金文中歸納	92
4. 從數種器類銘文中歸納	93
(二) 比較法	94
1. 據金文與金文作比較	94

(1) 取一器器蓋同銘者作比較	94
(2) 取一人作數器銘詞相同者作比較	95
(3) 取二器銘文相同者作比較	95
(4) 取數器銘文相同者作比較	96
2. 據金文與《說文》作比較	96
(1) 據金文與《說文》作比較	97
(2) 據金文與《說文》小篆作比較	97
(3) 據金文與《說文》籀文作比較	98
(4) 據金文與《說文》古文作比較	98
(5) 據金文與《說文》或體作比較	100
3. 據金文與他類字體作比較	101
(1) 據金文與石鼓文作比較	102
(2) 據金文與石碑作比較	103
(3) 據金文與他書字體作比較	104
(三) 推勘法	105
1. 據金文銘詞本身之內容推勘	105
2. 據金文與典籍詞例推勘	108
3. 據金文、典籍詞例與形制相推勘	109
(四) 分析法	111
1. 即於此合體字分析個中涵括之所有獨體	112
2. 即於此合體字分析個中部分之獨體或偏旁	113
3. 即此合體字參稽他字分析共有部分之獨體或偏旁	114
4. 匯合相關字組分析共有之偏旁或部分形體	118
(五) 綜合法	123
第三節 應用金文之目的及其得失	126
一、前言	126
二、應用金文之目的及其得失	128
(一) 證明文字形音義者	128
(二) 證補《說文解字》者	131
1. 證明《說文》小篆者	131
甲、證《說文》小篆者	131
乙、證《說文》小篆字形異訛者	132
2. 證補《說文》籀文者	135
甲、證《說文》籀文者	135

乙、證《說文》籀文部分形體者	136
丙、證《說文》籀文訛誤者	136
丁、補《說文》籀文者	137
3. 證補《說文》古文者	137
甲、證《說文》古文者	137
乙、證與《說文》古文相似相近者	145
丙、證《說文》古文部分形體者	146
丁、證《說文》古文訛誤者	147
戊、證《說文》古文部分形體略誤者	149
己、補《說文》古文者	151
4. 證補《說文》或體者	158
甲、證《說文》或體者	158
乙、證《說文》或體之部分形體者	158
丙、證《說文》或體之省者	159
丁、補《說文》或體者	159
(三) 證明假借通用者	160
(四) 闡明金文義例及特質	168
1. 闡明金文之義例	168
2. 闡明金文之特質	170
甲、金文書法未定	171
1. 正體未定隨手或變者	171
2. 筆畫多寡不定者	171
3. 正書反書無別者	172
4. 偏旁位置上下左右不分者	172
乙、金文合文連書	172
(五) 其他	174
1. 證玄應所引《三蒼》之說無徵者	174
2. 證《九經字樣》不可信者	174
3. 證《六書正訛》釋形之謬誤者	175
4. 證許書版本文字之是非者	176
5. 闕其疑者	176
第肆章 結 論	177
參考書目舉要	181
附 錄	189
附錄一：王筠之先世與世系年表	189
附錄二：清王貫山筠著述生卒年表	198
附錄三：王筠著述稱引金文索引表	217

第壹章 緒 論

第一節 本題研究之意義

一、在說文學上之意義

昔梁任公論清代學術，瞿然驚曰：「自金文學興而小學起一革命。」並分析個中緣由云：「前此尊《說文》若六經，祔孔子以許慎，至是援古文籀文以難許者紛作。」〔註1〕此基於材料上之濡染別擇，由傳統典籍內之博徵深索，轉汲地下實物以辨證設難，進而牽動全體意識型態之變革，的確是說文學甚或整個文字學史上之絕頂大事〔註2〕。

觀清人視《說文解字》為六藝之淵海，古學之總歸〔註3〕，能闡蒼頡造字之神旨，而窮六書體制之源流〔註4〕，其於世間萬物，莫不畢載〔註5〕之完書〔註6〕，並推尊「《說文》為天下第一種書，讀遍天下書，不讀《說文》，猶不讀也。但能通《說文》，餘書皆未讀，不可謂非通儒也。」〔註7〕其於始一終亥所關涉內涵之

〔註1〕 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95頁。

〔註2〕 見龍師宇純《中國文字學》392頁云：「清代是文字學的鼎盛期，一方面注意於金文的蒐集考釋，一方面致力於《說文》的董理發明。而甲骨文亦趁此際會，興起於洹水之濱，為文字學增添了珍貴豐富的資源，深遠的影響此後文字的研究，成為文字學史上的第四件大事。」又以兩宋注意古文字之收集與考釋，為文字學史中第三件大事，見389頁，此合其意而說之。

〔註3〕 見嚴可均《說文校議》敘頁1。

〔註4〕 見錢大昕《說文解字跋》，載《說文詁林》（一）77頁。

〔註5〕 見《說文解字》十五卷下許沖上書。

〔註6〕 見《文字聲韻訓詁筆記》16頁云：「《說文》本係完書，不可竄亂。」

〔註7〕 見王鳴盛《說文解字正義敘》，載《說文詁林》（一）328頁。

廣大包容度，忻然歎服之餘，轉而執著於文字，不容攻難懷疑，故絕對崇拜，奉讀不二之情態，溢乎言表。然自金文學興，學者以存疑務真，實事求是之態度，取實物以證《說文》，在或破或立中，《說文解字》之神話，亦刊落盡淨。治是書者，捨棄迴護曲通，強加附會之習氣，代以更理性客觀，更公允平實之方法，藉金文以上溯文字之初形本義，而「窮其蕃變，漸得指歸」〔註8〕。《說文》與金文也由涇渭分明，衝破孤立之樊籬，而融匯合轍，澎湃以行。值此文字學上之大變局，前人限於體例，未能任情筆墨，詳加刻劃，僅作提綱挈領般之點染耳，故欲推究個中始末，落實具體之考察，當自專家始。

有清一代，說文鼎盛，咸推段、桂、王、朱四大家夔絕，而段之精審〔註9〕，桂之博綜〔註10〕，與朱之獨創一格〔註11〕，皆能與王之閎通〔註12〕相互稱雄。唯於金文之援據應用上，段則端倪微露，桂則初機漸生，朱則聊聊數語，略作點綴耳〔註13〕，其空疏曠廢，一二光景，實不能與王筠之廣肆博緝，援據有方，審辨能守相擬。況以四人崇尊之地位，登高一呼，影響深遠，盡掃前人「吉金不可以証雅訓」〔註14〕之陰霾，援古證疑，發蒙解滯，不復膠柱鼓瑟，抱守殘闕，固執一端。個中真能擁彗清道，上溯根源，以謹密方法，新實證據釐清文字之本來面目，不以斷制蔽後學，不因臚列窮補苴，而適切懷疑，綜括核實，開風氣之光，與此小學革命相遇合者，四家之中，亦王筠獨能勝任，所謂「上闡古人精微，下啓後人津逮」，實是最傳神之定位，故欲追究說文學上之此大變革，非自王筠援金文以難《說文》開始著手不可。

二、在金文學上之意義

夫清遠祧宋代，在金文之箸錄考釋上益趨精嚴謹密，銅器也由鑑賞品玩之思

〔註8〕 見羅振玉〈殷虛書契考釋序〉，載《說文詁林》（一）448頁。

〔註9〕 見張文虎〈唐寫本說文解字木部跋〉。

〔註10〕 陳慶鏞〈說文義證序〉以「段書尚專確，每字必滌其原，桂書尚閎通，每字兼達其委，二書實一時伯仲。」見《縮經堂類稿》卷十一頁5。則不以博綜說之。然桂書徵引繁富，是博；專臚古籍，不下己意，是綜，言其「閎通」，乃進一層之深解，故不取焉。

〔註11〕 按：龍師宇純《中國文字學》403頁云：「朱駿聲被認為《說文》四大家，實在並非合適。《說文通訓定聲》一書原非針對《說文》而作，如段、桂、王三家者然，而只是如前文所說，利用《說文》成一家之言。」

〔註12〕 見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210頁云：「王萊友《釋例》，為斯學最閎通之著作。」

〔註13〕 詳見第貳章第一節（二）金文著錄傳拓之再興與助成。

〔註14〕 見許瀚《某先生校桂注說文條辨》3頁。

古幽情中〔註15〕，躍進學術之畛域內，轉入深刻。而此轉變之契機，鈐鍵在治說文學者之參與，以其詁訓之學養，沈潛之功力，邃深之體悟，將「聲音文字各交奧，大抵鐘鼎工冥搜」〔註16〕陶鑄融會，細繹推勘，而建立金文學之另一番科學景象〔註17〕。

王筠是此景象之開拓者，其《刻鵠軒集古錄》，金石書籍未嘗箸錄，亦無隻字片語之論略。前人所及者，蓋於評騭其《說文》成績時，偶吐其詞，若沈家本謂：「王氏筠承諸家之後，參以金石，義例益精。」〔註18〕徐珂曰：「筠之《釋例》，多引鐘鼎古籀，以證說文字。」〔註19〕唐蘭曰：「許瀚、王筠常用金文和《說文》裡的字體比較。」〔註20〕任學良曰：「王氏在其有關《說文》的論著中，每引用鐘鼎彝器的文字，作為實物證明。這是合乎科學的。」〔註21〕諸家皆注意及其引用金文作實物證明之事實，唯「參以金石」，何能「義例益精」？「引鐘鼎古籀」，何能「證說文字」？「常用金文」，僅止於「與《說文》作字體之比較」？引用鐘鼎彝銘，如何合乎科學？皆未遑作具體之陳述與剔透明澈之澄清，諸書非專為王筠而設，宜其提引點染數語。而金錫準所撰之《王筠的文字學研究》論文與魏勵之《評王筠說文釋例》，雖係專書，殆以論定王筠之說文學為尚，輕重輻輳不同，故亦別轍殊塗。

今欲探蹟索隱，救疏補佚，將此金文學由猜謎射覆之賞玩中，滲入方法精密，審訂謹嚴之科學應用，由王筠作具體之印證，以見前人所謂：「爾時風氣一變，專門之學頗有突過前人者，尤以金石目錄為最。」〔註22〕用觀浮泛轉深沈之契機；而王筠之證說文字，創通義例，具一種方法，具一種科學，審辨之精，應用之妙，亦能具體而微，通盤皆出，亦即張穆所謂：「先生之學，則因以益密，精神所獨到，往往軼出許君之前，本古籀以訂小篆，據遺經以破新說，瓜分豆剖，衢交徑錯，於諸言《說文》者得失，如監市履豨，而況其肥瘠也。」〔註23〕其度越前人處，亦由是以明矣！

〔註15〕按：康殷《古文字學新論》385頁以搜集傳布銅器，還談不上科學研究，只是欣賞古董，「發思古之幽情」之外，以經傳和《說文》為主體，用金文補補而已。

〔註16〕見龔自珍《龔定菴全集》賦〈常州高材篇〉。

〔註17〕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94頁云：「金石學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科學也。」

〔註18〕見〈說文校議議序〉，載《說文詁林》（一）83頁。

〔註19〕見《清稗類鈔》58頁。

〔註20〕見《古文字學導論》62頁。

〔註21〕見《說文解字引論》19頁。

〔註22〕語見楚金〈道光學術〉一文，載《中和月刊論文選集》第三輯8頁。

〔註23〕見《身齋文集》卷三頁6〈說文解字句讀序〉。

三、在古文字學上之意義

晚近甲骨金石之學漸昌，山巖陵地，草莽榛林，時有科學之考古挖掘，吉金片骨，殘陶斷瓦，皆確鑿可徵，所謂「清儒妄爲彝器釋文，自用其私，以與字書相競，其謬與馬頭長，人持十無異」〔註24〕之譏貶，亦若蚍蜉撼樹，不復興矣！唯前賢挾此心態，評斷王氏，每不得情實，以王「非洩長功臣，亦不得自居諍友」，「《說文釋例》異部重文三篇實爲不刊之作，餘無可取。」〔註25〕或有識見別出，不隨人指畫，獨以王筠「閔通」〔註26〕，最敢於疑古，是「四家唯一注意古文字，能用古文字說解文字者」，其直接在文字學上有所建樹，亦推王氏一人而已者〔註27〕，是一以爲惡，一以爲美，皆在其應用古文字上著眼，至其事實若何？則付闕如！

然考古之挖掘日出，古物之暴現如泉，學者手摹思追，索隱鉤沈，爭辯於行墨字句之間，集精於形製花紋之內，考經徵史，研尋禮制，且遑遑而不及，焉有閒力餘暇，降殺心志，以追溯此「駸駸焉日趨於彊大」之權輿？而流泉漫衍，繁花爭妍，益無心於根柢之探求，空有樅幹之才，而不得棟宇之法。以故前修時賢，論及古文字，偶駐足於清人，執其纖末，斷然譏以「望形思義」、「幼稚低下」、「扣盤捫燭」、「零黏碎補」〔註28〕瞎猜耳；或平情而論，縱目宏觀，以「清代古文字學的成績，超過以往任何時期，而且爲後世的研究工作創造了方便的條件。」而於《說文》四大家，不過取段、朱而已〔註29〕。即以唐蘭之精絕創通，其識王筠，不過爲比較一法耳〔註30〕。于省吾雖從古文字學立論，用以評判清代文字、聲韻、訓詁學之得失，然襲舊蹈空，獨寵段氏之創始鑿空之作，推其卓識懸解，非其他三家所能及〔註31〕；諸家之說，是耶？非耶？則必有定奪於其中矣！

〔註24〕 語見《黃侃論學雜著》章太炎先生序頁1。太炎此說，充斥於文集中，《太炎文錄續編》卷首〈漢學論上〉即言：「清時之言漢學，明故訓，甄度制，使三禮辨秩，群經文曲得大通，爲功固不細。……而末流適以漢學自弊，則言公羊與說彝器款識者爲之也。」例多，不枚舉。

〔註25〕 見《文字聲韻訓詁筆記》中〈王筠說誤〉條93~94頁。關於〈同部重文〉與〈異部重文〉，單周堯〈讀王筠說文釋例同部重文篇札記〉一文中多所糾正，要之「謂其道夫先路則可，謂其至精至確則不可也。」

〔註26〕 見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210頁。

〔註27〕 見龍師宇純《中國文字學》408頁。

〔註28〕 見康殷《古文字學新論》386頁。

〔註29〕 見高明《中國古文字學通論》24頁。

〔註30〕 見《古文字學導論》上編20頁（62）頁。

〔註31〕 見于省吾〈從古文字學方面來評判清代文字聲韻訓詁之學的得失〉，載《歷史研究》1962年6期135~145頁。

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註 32〕，是有所不及遍，有所不及審〔註 33〕。視小者弊在破碎，破碎故不能盡大；視大者弊在疏略，疏略故不能明細〔註 34〕。前舉諸說，或得其大，或執其小，而不免於破碎疏略者，殆因於王筠之古文字學不明，欲明究竟，非自其著作中參稽薈萃，通盤整理，細加考量不可，而後有助於古文字淵源之釐清，重估四家之功過，並對諸說之奇正得失，鑑照自明矣！

第二節 本題研究之範疇

一、王筠之著述

清儒治學，精純深厚，持恆不輟，並喜專治一書，而傾畢生思力於其中，銖積寸累，博觀約取，下「窄而深」〔註 35〕之細密研究。是欲窺其人之學術功力，涵泳深淺，大貌得失，將其探頤鉤玄而出，則捨其著述文字乃莫由。

王筠之著述，史傳、方志及諸家文集、目錄偶亦載及，其潛研所得，非止於《說文》之屬，而類目孔繁，內容龐雜。觀其墨刻發行，有以合刻方式傳世者，如《王氏說文三種》〔註 36〕、《王氏說文四種》〔註 37〕、《王氏說文五種》〔註 38〕、《王棻友九種》〔註 39〕、《王棻友十種》〔註 40〕、《鄂宰四種》〔註 41〕、《王鄂宰遺書》〔註 42〕等，皆以性質相同或任職所在前後著述匯聚比觀，中有重沓複疊之處。餘則以單行本面

〔註 32〕 見《莊子·秋水篇》。

〔註 33〕 同上註宣穎注語。

〔註 34〕 見王師叔岷《校讎別錄》中〈莊子校詮序論〉146 頁語。

〔註 35〕 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78 頁。

〔註 36〕 按：《王氏說文三種》，收錄《韻校》五卷四冊，清歸安姚氏咫進齋原刻、杭州朱氏抱經堂印本；《句讀》三十卷附補正十六冊，清道光間刊同治間印本，《繫校》三十卷二冊，清道光間刊同治間印本三種。有原刻本、四川重刻本。

〔註 37〕 見《續修四庫全書提要》1667~1668 頁。知收錄《句讀》三十卷、《釋例》二十卷耳。

〔註 38〕 按：《王氏說文五種》三十二冊，清同治四年刊本。收錄《釋例附補正》各二十卷、《句讀》三十卷附補正二卷、《文字蒙求》四卷、《繫校》三十卷、《韻校》五卷。論述可參閱金錫準《王筠的文字學研究》3~5 頁。

〔註 39〕 按：《王棻友九種》，道光咸豐間刊本。收錄《肥說》一卷、《夏小正》一卷、《重言》一卷、《雙聲疊韻》一卷、《蛾術編》二卷、《禹貢正字》一卷、《正字略》一卷、《四書說略》四卷、《弟子職》一卷。

〔註 40〕 按：《王棻友十種》，道光咸豐間刊本，今藏日本東洋文庫內。

〔註 41〕 按：《鄂宰四種》，清咸豐二年賀蕙、賀荅、賀荃刻本，王筠訂補。收錄《夏小正》一卷、《弟子職》一卷、《重言》一卷、《雙聲疊韻》一卷。

〔註 42〕 按：《王鄂宰遺書》，道光咸豐間刊本，今藏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世，或僅存書目而遺佚未出者，茲攏其紛緒，約整其詞，備舉余知見書目於後，而首列攸關文字學書目如下：

- (1) 《說文鈔》十五卷〔註43〕。
- (2) 《正字略定本》二卷〔註44〕。
- (3) 《說文韻譜校》五卷〔註45〕。
- (4) 《說文新附考校正》一卷〔註46〕。
- (5) 《說文繫傳校錄》三十卷。〔註47〕。
- (6) 《許學札記》不分卷〔註48〕。
- (7) 《說文釋例》二十卷附《補正》二十卷〔註49〕。

〔註43〕 據《釋例》卷十四頁37〈鈔存〉下云：「筠之專治《說文》也，自癸未冬始，十閱月而成一書，凡十五卷，名曰《說文鈔》，友人或寫去。今日觀之，太淺薄矣，刺取若干條存之，以志功候云爾。」

〔註44〕 按：是書有北京圖書館藏清稿本一冊、道光十三年刊本（見孫殿起《販書偶記》90頁）、道光二十九年鍾文校刻本（稱《芸香館重刊正字略》一卷，見《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166頁）、王萊友九種本。

〔註45〕 按：是書有道光十三年自序朱筆校附箋稿本、十五年精鈔稿本、光緒十六年素心琴室劉氏刊本、歸安姚氏咫進齋原刻杭州朱氏抱經堂印本、凌霞傳鈔本（見《續修四庫全書提要》1666頁）。

〔註46〕 按：是書有許學叢書本，古均閣本。係王筠增訂讎校鈕樹玉之作，據《續修四庫全書提要》1670頁云：「惟據王氏所藏《新附考》初印本，其中手寫所校各條，與此互勘，頗有同異，按此刻為許氏刻本，其前自記中，有『異日寫一通，附珊林寄之』之語，是亦出於王氏寫寄，豈寄許氏時，王氏又有所改正歟？」

〔註47〕 按：是書有《王氏說文三種本》、《說文五種本》、咸豐七年刊本（見馬敘倫〈清人所著說文之部書目初編草稿〉，載《圖書館學季刊》第一卷第一期103頁）、原刻本、廣文書局說文叢刊本。

〔註48〕 按：是書稿本今藏傅斯年圖書館，依其條目觀之，有補篆、衍篆、逸篆、改篆、變例、非字不見於說解、省聲、挽字、誤字、母從子、兩通、互從、展轉相從、指事、正徐、存疑、形聲之誤、讀若引經、讀若直指、讀若引諺、說文屬。所分例目與《釋例》大致相同，所舉例證也分別見於《釋例》，或即《釋例》卷十四〈糾徐〉33頁中所云：「大徐不必糾也，但依茂堂可矣。余前所札記，有可附者即附之。」之「前所札記」耶？書中於補篆鑿字、駁字下，衍篆獻字、改篆申字、衍篆教字、省聲賂字、存疑反字、握字、蝟字下引「拙著《繫傳校錄》」；改篆笑下引「拙著《繫傳考異》」；改篆藍字、鳥字下引「說見拙著《說文韻譜校》」諸語，知《許學札記》蓋成於三書之後，《釋例》之前，疑作於道光十五年前後。又據《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166頁有：「《許學札記》不分卷，《說文彙字》不分卷，《雜抄》不分卷，清王筠撰，稿本，六冊。」

〔註49〕 按：是書有稿本十七冊（見《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166頁）、自刻本（見張之洞《書目答問》37頁）、清同治間王氏原刻初印本（藏傅斯年圖書館，有咸豐七年陳澧朱筆手題記並批校；又《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中文古籍書目》98頁有同治四年（1865）刻本十一冊）、道光十七年刊光緒間蓮池書院重刊本（見《販書偶記》81

- (8) 《說文部首讀》一卷〔註50〕。
- (9) 《說文句讀》三十卷附《補正》一冊〔註51〕。
- (10) 《說文部首表校正》〔註52〕。
- (11) 《文字蒙求》四卷〔註53〕。
- (12) 《說文解字繫傳考正》四卷〔註54〕。
- (13) 《祁刻說文繫傳校》〔註55〕。
- (14) 《說文屬》〔註56〕。

頁)、光緒九年成都御風樓重刊本、王氏說文四種本、五種本、石刻本(見〈清人所著說文之部書目初編草稿〉112頁)、民國25年上海世界書局影印本、商務書局國學基本叢書本、世界書局樸學叢書本、鼎文書局說文詁林本、積山局本(見李克弘〈說文書目輯略〉,載中山大學《圖書館周刊》四卷一期13頁)。

- 〔註50〕據孫葆田《山東通志》卷百三十頁3579云:「此書爲桂馥家傳寫本,王筠補訂,光緒己丑諸城尹彭壽爲之刊行,卷端載筠道光庚子序。」有光緒二十二年(1896)諸城軒經室刻本。
- 〔註51〕按:是書有清稿本(藏傅斯年圖書館,殘存十八卷;《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166頁載稿本六冊,存五、十二卷;又張穆訂注稿本十五冊)、自刻本(《書目答問》37頁)、原刊本(〈清人所著說文之部書目初編草稿〉109頁)、王氏說文三種本、四種本、五種本、道光三十年刊光緒八年四川尊經書局重刊本(《販書偶記》81頁)、上海涵芬樓據安邱王氏刻本影印本、朱然印行重刊本、商務書局國學基本叢書本、廣文書局說文叢刊本。
- 〔註52〕按:是書有許學叢書本、廣文書局說文叢刊本。係王筠就蔣和《說文字原表》改爲譜牒式,附刊於《句讀》後,並改名「部首」,爲之校正,見胡樸安《中國文字學史》481~498頁。
- 〔註53〕按:是書本名《字學蒙求》一卷,有道光十八年益都陳山嶺刊本(見洪北江《販書偶記續編》34頁,又張之洞《書目答問》39頁以王筠自刻本,說誤),道光二十六年丙午重訂再刊,改名《文字蒙求》四卷,有王氏說文五種本、道光丙申自刊光緒十三年梁谿浦氏刊本(見《販書偶記》86頁,唯孫氏誤讀書中又記所署丙申爲記年,故誤丙午爲丙申)、上海大東書局鉛印國學門徑叢書本、上海中華書局影印本、上海文瑞樓石印本、北平中華書局影印本、藝文印書館影印本、文光圖書公司印本、華聯出版社印本。外有《文字蒙求廣義》四卷,蒯光典補注,光緒二十七江楚書局刊本。
- 〔註54〕按:是書今不傳,此據《山東通志》卷百三十頁3581云:「《繫傳考正》四卷……王筠撰,見葉氏存古堂叢書。」〈清人所著說文之部書目初編草稿〉103頁云:「《說文解字繫傳考正》,王筠,原刊本。」
- 〔註55〕按:是書據王獻唐〈說文繫傳三家校語抉錄〉(載《說文詁林》159~203頁)中「王萊友校祁刻本」擬名。云:「萊友先生《繫傳校錄》由其子彥侗刻行,與此本不同,彼爲朱氏《繫傳考異》而作,此則專校祁本。」詳細敘述參見原文。
- 〔註56〕據劉燿椿《青州府志》卷三十三頁18(2388)及卷五十頁7(3472)。書今不傳,前註48中敘及《許學札記》末存〈說文屬〉云:「部首之字每字從其義從其聲者彙集之。」可推其體例。見書前附圖版。又《繫校》卷四頁1(41)逸字下云:「直一字

(15) 《說文廣訓》〔註57〕。

(16) 《小學三支別》〔註58〕。

(17) 《說文繫傳考異》〔註59〕。

凡十七部，皆與《說文》或文字學關涉，見其用力之勤，成書之眾，與濡染之深潛也。

復有縱觀博覽，泛濫停蓄，出入經史百家，不分雅俗，含藏鎔鑄，發其興味，吐諸筆翰者，茲臚列書目於後：

(1) 《禹貢正字》一卷〔註60〕。

(2) 《毛詩重言》一卷。

(3) 《毛詩雙聲疊韻說》一卷。

(4) 《儀禮讀》。

(5) 《儀禮鄭註句讀刊誤》。

(6) 《禮記讀》。

(7) 《禮記一得錄》〔註61〕。

(8) 《禮記讀臚稿存》九卷二冊〔註62〕。

(9) 《夏小正正義》一卷〔註63〕。

(10) 《四書說略》四卷〔註64〕。

衍文，而校者增一筆以爲別耳。別，詳《說文》屬別。」知《許學札記》僅存其一二。

〔註57〕 據《青州府志》卷三十三頁 18 (2388) 云：「其《說文廣訓》等書無卷數。」今書已佚。

〔註58〕 據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傳》第四編學術樸學 1674 頁。

〔註59〕 據註 48 《許學札記》改篆笑下引「拙著《繫傳考異》」擬。

〔註60〕 按：是書有道光二十九年刊本（見《販書偶記續編》9 頁）、王萊友九種本。可參閱古國順《清代尚書學》226 頁。

〔註61〕 以上書目據《青州府志》卷三十三頁 18 (2388)。又王獻唐〈王萊友校祁刻本〉下（《說文詁林》（一）182 頁）云：「據何子貞、劉耀椿所撰墓誌（耀當作耀），有《徐溝筆記》、《禮記讀一得錄》、《儀禮讀》、《儀禮鄭注句讀刊誤》、《周禮讀》、《說文屬》、《說文廣訓》、《史記校》諸書。聞其底本，一部份歸同邑趙孝陸，一部份歸武進李祖年。李氏之書，於前歲散出，余在南京曾收得數種，其《說文釋例》及《句讀》稿本，爲南京國學圖書館購去，餘則上海涵芬樓收存最多，未識有萊友遺著否？至趙氏所藏，似較李氏爲富，據聞有批校《禮記》一種，朱墨殆遍。」言其轉藏頗詳。

〔註62〕 據李江秋《安邱述略》111 頁，稿本，山東省圖書館藏。

〔註63〕 按：是書吳庚《鄉寧縣志》卷十二頁 2 作「夏小正註釋」。有王萊友九種本、咸豐二年鄉寧賀氏校刊鄂寧四種本、光緒五年福山王懿榮輯刻天壤閣叢書本、藝文印書館百部叢書本、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本、新文豐書局叢書集成新論本。

〔註64〕 按：是書有王萊友九種本。